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二十五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沈中丞觀頤

經年不奉顏色昨姝欲少須臾承教而瞻明公酬客爲勞遂堅于放舟邇來幕中少清暇否蓮溪曾未聞出世法不肖近共一二善信邀葦航師宣說楞嚴其間智燈疑網種種相參因思世有披老必不使參寥寂寞明公有意辱臨之乎不肖請與羣僧袒右肩迎

之

與馮開之先生

自語溪失良晤後言念先生不巳正月入山二月郎
理帷中之業四方負笈者可三十餘人登壇自王孫
慨名理之樂第以闢于大師猶盆州公孫仰厮漢祖
自合捫舌耳近閱邸疏　聖主霆威叵測言官語默
兩難眞可憂心先生大師行且坐而論道不知子房
何以用高祖也大師體嚴不得不峻其龍門汪生體
乾書來殊懼弗克見聖先生稍以青眼寬之汪生所

延師爲慈谿劉生忭即洌之司理之姪此君精心藝文當是名流不知曾被門下容接否

答李玄白

蘭摧玉折自古同悼賤子况切蒹葭之倚分痛宜甚雖然玉已折矣蘇子瞻有言夲一髮而頭爲之動不佞謂當髮已落與頭無涉肢骸毛骨亦莫不然自身尚爾何况兒女別我去者豈復名子情之所鍾此政昔人葛藤語也弟三兩年間先人棄捐少婦弱子同胞女兄相嗣顛隕悲號如雷揮淚成雨私念無益亾

者强支雖骨惟是先人沉痛終身莫割伯母在堂老嫂在帷足下融融之樂與日俱長下睎不倿俯仰孤身何啻霄淵萬無自傷以傷北堂之懷蘭閨無人自是孤兒禍淺猶子之誼則百世以之病眼草草聊用破涕太上無情令在我輩如何

答卓去病

令弟淳性自佳而其中未開悟處幸不相抵若算計見効便可治我為傳㠯然矣病非佳事然知足下智者政自於病中可玩門人有作拳拳服膺一義者内

有效其心其心乃生之句僕之心政苦不效耳尊光
祿名擅一世有道之碑自有中郎不佞何足爲重誄
言不腆可得慨孝子本懷否草成附上

與詢法師

昨避客半晌方得草此疏不復論工拙但得人天共
鑑成就良緣亦惟師道力驅集之耳初一出山倘得
邀諸善人上首一商量起手如何

與虞長孺

別兄不得一把臂爲悵悵時從扇頭朗吟渭城一當

玄對峰下耳舟行近三月方抵京悶甚差有玄父可共寂寥而聞俗人飛語謂我作少伯五湖載鬼一車矣然鴈已渡水水亦有鴈弟不當强置之江空雲靜之際足供有道者一捧腹矣朝事憒憒士大夫但有仰屋不能不令人無泄泄之傷臥龍未出此政天地間第一種人也

與陸自齋

久隨塵情中十九遂銜雨入山未得一拜明公爲介耳閉關續心未澄亦猶爾後初晴爽氣欲來未敢

復出支給禮數如汪翁自燕還且忍不一謁見他可知巳諸生五六人可同湛寂者不能復以齒牙爲煩涸豕流輩第恐無聊時欲草送窮文耳想在尊念布此一噱

與朱大復

往從薦卿奉書門下想當不浮沉巳而得門下所致薦卿書一字一淚矣東事如此朝家尚復憒憒眞所謂用賢如轉石去姦如拔山卽有祖士雅諸葛孔明誰卽聽之然終須公輩一出耳書生無所短長事事

讓人炯然此知自訴未減别門下日久既以窮愁繼身又以薦卿資糧强作閉門之計未能訪戴而敝門人羅生大儒以其先君鶴亭公之狀介紹不佞不遠數百里哀籲先生鶴亭長者大儒後來之彦又甚孝門下文章可起死人慈心錫類當不忍拒不佞狀卹亾文庶幾影響羅翁門下亦安忍置之羅生又自媿貧也而不腆於從者恐得罪惟仁人用志焉耳有懷不盡新夏不佞當過苕上不知門下亦有意溫存湖山否

答顧任卿

弟浪識人也而年丈時借以爲它山之攻此眞盛德事不佞亦遂妄攻之年丈之文大都緒多氣散而不成片種種名議俱在而未貼題脉又似口講而非筆妙自今請年丈靜理其所謂我者而闊闊用之先輩論文謂如入五都之市萬貨可羅而有一物以爲之本錢是也卽此意耳天下才子不盡而濁吳遂操其奇扶蘇賜死而陳勝振臂而呼以沸海內之衆事固不可知然無扶蘇則亦無陳勝則海內未遂沸然以

起然則天下之貨固在所少者錢耳每就年兄胸懷
如飲醇酒三白之惠浸厚矣龍井雨茶一觔詩扇一
柄不足答來美皆酒後料也逸季居喪哀甚善我尚
未能及哀而弔之奈何

答周公美

子建有言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以僕之序
冠九畹將無嫫母突西子敗草覆蘭蓀乎則足下失
計矣每煩公獻丈督命草草應上䇿裁側香角拜惠
焚薫佳集讀之勝脯歛讀離騷也

答何仲容

淫雨浸山谷間枕下潺潺繁松濤聲殊不可臥得遠札佳作雜奏之共暢奕籟耳文章之妙以實爲基以虛爲用以神爲君以色爲輔覽足下者方篤實研神未生光輝未有用虛之巧宜其不合於有司也彼蠹叢中人安得長卿手撒喻之哉然足下無少挫其氣操虛與色而往則曹沫柯之盟矣據見一一爲批復惟裁之

答茅薦卿

東事迫矣始驗沈中丞之言與我輩所見而老奸猾
復中搆能令乇上不斷何以挾弘義士之氣今虔此
賊計遠尚未逼閩浙第為先聲以遏援師得良郡縣
可幸將來無土崩此時得為者耳聞　主上意似亦
稍勁第殺機遲耳奇才固未易得大都散局林間者
多吾儕小人但有辟地策朱大復詩文向殊忽忽近
稍披玩之此兄堅沉有格力如是眞千秋事也益信
其人非草草似冷而剛可偏任一事者略少廣大耳
中丞近過第夜譚殊朗朗有神如此人題之以老豈

非世界宜鈌陷乎

答湯若士

絕妙好詞弁以穢語猶冕而皮冠望去之爲是袁令公過湖上不肖適摯內子歸寧禾中晚而一拜之未獲周旋然道骨英英有白馬珊瑚鞭意證之虞長孺亦云既信何以不決意中朝不欲詘先生佐竹符耶七月杪計北行不知獲承玉麈尾否且出無車奈何拙稿紙刻俱不佳獲大序而壓世眞所謂美如冠玉媿甚

答羅玄父

讀讀過書如逢故人惟理伊吾舊帖如周處入禮法後猶過少年惡客便欲低頭耳僕湖上亦復碌碌度日知不如玄父靜妙兩窻病枕政了會三昧時耳涛藥侯檢奉忌心火下注宜清凉也

答唐存憶

弟本不能書兄每命筆自是嗜痂之僻耳此心於年兄不遐政若貧病作繼春後挈細君於就李了登門禮遂不能抽身唁中丞似乎為長者薄不得已也近

作不堪觀皆應世之技頃復自山移湖境本佳而俗人輒以俗緣相溷清冷之淵爲淵明知自撓之奈何七月杪擬出門無一物可抵行李丈夫志四方動便倚人以此被行脚老僧笑殺耳鑑空以年兄手疏便倒屣兒之此亦無髮頑襪子也年兄北行何日便中見示揮汗走筆不盡言

與李本寧先生

某亾狀辱明公鴻文千古不朽先處士地下而造黃氏世世之德亾論某粗解筆墨廿餘年忻慕執鞭而

跂龍門之私願卽鄙野匹夫結𦎵圖報亦宜徒跣走數千里泥首堦下而隻身孑然羇愁萬端一介尺書又以禮不敢出逡巡未遣明公覗其尚謂戴天履地覆人面者哉而往者惠書殷殷在邇不遺旣肆赦大辜而抽揚提奬若綴襟帶有道仁人宇宙自廣某則何脩而能得之方今羣材輩出分門競爽然雕篆者傷神浩廣者穀格遵叟者屈體要以陶鑄萬有膏潤六籍咸陽二京馳驅就馭宏深廣博千秋一尊太函讓大弇州讓贍則嗁有先明公而跨海內爲冠帶長

者乎某賦材既下氣意濶疎少年失計途窮諸生既未及攻苦讀天下之書壯稍知自奮半耗世紛媿無季長當世之譽而營愍道救饑之策淟顏俗師膚立文采智與年往舉足荒途卽欲荷鍤捧盆奉明公鞭箠之役惕息搶地未能也庶幾炯炯之中未墮天明博聞强記遠遜智人而古今是非之畧不至大憒徼幸人壽而俟河清生平夢寐或成可觀然而人之不力非想問天不大迂誕哉況夫時事盤錯高明雕伏蠅集蟻附主柄不斷長波狂瀾搖蕩方始如明公者上

之且未及詶御台鼎呼吸薄海次亦未見推轂天壤提衡史局摩勒鴻章令曠世之業遠託名山書生小才復何庸乎經年罪負肉袒無門會友人陳春陽趨命南行草勒代荆浸及區區之私不腆書幣與小詩書扇促將下悃聊草不恪微有結撰所欲秉裁宗匠者十不一二也伏惟台慈鑒原

答虞長孺

天官人不能通天耳人奈何王郎拔劍何地大息雲居吾雲深處卽不佞吾幽嶁之室借以支飄搖亦

爲此僧定颿擕耳十一日俟足下過爲之封白雲以
艮其趾爲大慈也

與沈觀頤先生

太宰公元老名賢不肖所欲見與明公所命不肖望
見者見其人耳非敢見吏部也別後爲薦卿重傷亡
之慮薦卿沈悍甚爲天下惜此人以面明公時不及
譚遽有此請使還接手教道義肝膈無言不眞乃知
長者造事自不草草後生嘗反三闔以爲典刑非敢
爲俟第所奬借不肖者不敢當耳海波不寧明公安

得寧東山之屐補浴之手出之大定不肯爲天下翹首而已不肖不足齒牙明公儻有所致鄙乞道書生硜硜無士前王之辱乃荷先容耳讀太宰公所差等起用諸公大有水鑑獨恨失一朱大復漫及

與陳仲醇

不佞弟踈狂之人無當世眼不意乃爲仁丈所收僧居見贈數語卽斟酌斛量而甘苦交劑皆成良藥何得不深知己之感自今七尺之軀盡委足下惟時時惠我德音當司南耳芰荷未謝芙蓉徽酣此際政俟

足下來痛飲湖上乃鬪瘧鬼見困竟失此約豈仲醇金剛力不能作鎮惡姓字耶人鏡編甚欲全得之足下不付之伯畏當托辰玉兒見寄

與項于王

同門搴旗者近廿餘人然定推于王爲冠軍報捷不遠矣不佞與玄父注聽京口而后乃虛燕市一席以俟于王之來叫閶闔揚天風彼荊高酒人何足雄哉然以出門爲高毋維俗緣也鬚眉丈夫顧不及梁鴻兒時不因人熱附一鴻臚生行作止不快意十四抵

吳門復五日乃得解維差共玄丈以清譚遣悶耳舟次草布

與茅薦卿

別後四奉書於臨淄書中更悉弟十月卅抵京矣錢澄江得兄九月廿四書追琢之言深於惜玉兄教至矣弟豈悖之人哉少伯之言同於載鬼不足深辯厲渡長江水影不涉一片老婆心付之東流矣東事壞甚　主上悔心不開嗜利日甚近復抄一故楊司空家支連在京數百家雞犬俱不靜黃封塡門嘆慣之

聲遍於長安士大夫相嚮但有仰屋而相君閔閔閉
閣省臺諸公盡同寒蟬中國土崩猶屬遠者恐不免
於蕭墻之內此時鑿坯棲巖者第一救時趣務者第
二弟每對友人言恨不能作投牒拂衣之尊而有崑
山友人歸子慕者業已爲之卓然高卧此眞冥鴻威
鳳仰之彌高者矣論至於此如兄者出固能爲忠臣
不出不失爲孝子俟挺身不免時又當作一商量耳
今虜又見迫矣彼恃衆以二十萬要我京師七八日
音耗不通傳者謂遼左已陷又謂與倭交通彼猜則

此動皆不可知而　主上不悟也弟此舉升沉亦未可知然使作京官閉戶崇獻不如作州縣之吏自布一方又終不如南山寄傲爲一便著借無枯桑八百株可老耳行取杳然者不獨抑之兄假令抑之在臺省亦無幾席理此妹不足念獨恨所謂一腹二珠子母俱斃者爲眞天之不祐善士如此爲悒悒不快者累日孝若下第初爲嘆恨及見中式諸君被錮被斥議論紛然而吳允兆周叔宗見過云幸喜孝若不中中必不免相知諸公皆以爲爾由此觀之才名世胄

皆可靜而不可動之物爲語孝若閒門厚貯不患不來也老伯定康勝即呼小子名爲言孝子慈孫綵衣上巵酒此一家唐虞更不必問王褒聖主賢臣頌也

答賀伯闇

不自意作西山遊纔得歸衣帶頗有秀色當與兄共之然明日復有山僧相期出不敢勞兄驅馬也海上人不歸靜坐亦時有塊磊乃知意敗中忽生勝情亦人世小輪轉耳荷兄屢相念書此奉慰

與詢法師

人榮浮夢人命逝水偏風一帆苦波萬疊雖有善者
無如之何惟是靈智炯炯生來至實與榮枯苦樂不
相涉藉此周旋日用可無悶悶得公佳詩讀之益自
翛翛也眼前暫過廣陵著鹽鐵論即圖歸卧之計遲
早由人難定耳舟及宿遷草草布復不盡衷言

與茅孝若

徼天幸草草結束此事非戰之功也廷對奔而殿討
來春方可領寄一方尚圖南還安頓妻子而后行耳
長安得從允兆叔宗遊差快人意而允兆且歸矣詩

卷常留天地間釣竿直拂珊瑚樹允兆得矣當此時

失此人知東閣中必無佳物可慨也每對允兆拈其

佳處不盡便想足下能事允兆爲終身大基可以不

傾矣老伯想健仲兄想必出不使時時切風木之傷

黛仲兄出足下此事不應泛泛送日如不使者悔之

何及蒸園集案頭有之即爲人持去可多寄數十本

來用修玄白近作何狀用修貧可爲否如我政憂貧

日色色貸人未見簪笏之佳不知何計可遣此耳皐

夔諸人當無此憂妹自嘆也舉業文以神理爲主而

藻秀輔之所謂藻秀者卽就足下佳處巳足切不可
索之時文中此時仲兄想巳辭家故不别作字也如
未行出此一看

與詢法師

定光起事結事僕絕不與聞卽如頤克者僕向亦不
知其買而覺照者初亦不知其告也况沈先生乎總
之昔未嘗結今亦不與解不佞心可以質神明行乎
空虛之間有妄借以張大妄借以狐疑者皆嗔中生
癡可憐人也師以慈悲水浴之僕亦成無礙大果耳

與張林宗

足下雲霞之骨恬愉至性人世喧寂之境想當脩然此歸妹不爲足下苦獨恨足下行旆邈然發而不及知生平之親無繇展懷非爲黯然別思而已弟即微天幸鵲起一枝亦日逐逐馬塵中面目太涸計來年四月可折腰作一令兄郎遲三年大物自在季長女兒有言不似鄙薄苟然而已生平落落逢人洒然壁立而須者亦服憂時且先憂貧非爲貧憂憂廉恥也靜坐每發一嘯如此而冠進賢何如書生樂也此言

聞於足下當知其眞耳相者高君行促附布贍結天涯豈可言喩

寄歸季思

足下竟不來長安耶鴻漸於逵雞鶩爭食我輩能無汗顏自此足下身日尊僕日賤矣自去秋與玄父登皁日涸埃風中郎草草結一局而長安馬塵迷人俱無好懷朝事不可言士大夫無不仰屋者弟明夏計當折腰一縣令今秋或索一差南還安頓妻兒也兄旣爲遠志四體必安泰然兄終當出兄卽暫不出然

願足下諧物近人習事練氣毋使人太疑於崖岸郭有道所以可貴也弟疎性難容齒牙間更復得過以杞柳爲桮棬終非其長毎毎思足下清閑稍一從事便如刻鵠耳吳子往想巳見玄父亦歸俱足下勝侶也

與吳子野

乍驚鵲起復羞牛後恐足下喜心未倒也明年夏可得一令今秋討乞一差南還居京師無佳事可爲惟有折腰卷舌冥心柔骨八字可行皆非木强所堪至

於耳目化爲長班資糧捐之薄分金谷亦竭塵甑何爲如足下所爲荷耡東皋散髮北窻皆有道無懷之民豈長安貴人所得與聞素履此境者當知僕言不謬耳允文酒興何似孟孺筆墨定佳爲寄聲千萬

答樂之律

記寓東方時送兄不出門遂成河梁詹生書不浮湛竟無從覓詹客寄而拜之此後日日懷思而缺然聞問非吾之律蕭散形外慵慢特甚矣黄生下筆不妙使鍾期失聽顧弟生平無快意事毎事讓人頭顱如

許何得於蕉鹿中逐逐不已所苦疎宕之性不便俗
法不難於折腰而難於折心之律通慧人也君之前
境作我後武何以一一策教之宇宙甚大秀者不乏
未敢輕舉姓字向足下亦自媿德操氷鑑耳時局如
奕亦如風船無柁紛紛者都從岸上傍覩指睬俱亂
憂政不可測也伯生妙年新硎應接多快政不必向
鉛刀借鈍耳弟乞得一差榆關因而南歸卽有嫁女
事來春方入燕索五斗也銓政方疏以兄聲華度越
閣下不遠然世路多岐應辦九年面壁心俟之

與王思延

得足下手札入西山便如握兵符走萬軍中當撮勝具耳竟不知足下起尊纑之念遂成天涯也又以理山行策俟午不至只得割情去六日即歸恐足下此時尚未行圖一唱渭城耳讀令弟詩真不減靈運而肅穆如霜下之鵦所與兄書有遠心可千古吾輩中未見有比倫塤箎遞奏當令天下廢響耶弟才自短不耐作苦心人多無可劉覽者一二字堪行者可以

见之原紙附 返定期作長語爲別

答湯若士

繆生以櫬來披讀雲翰兼掛損長者之惠某何人斯而當此書生無廣長舌坐涸名山引屐揮麈眞所謂一盲引衆盲門下大醫王何得不指我光明藏乃獎借甚耶繆生摒尚未到兩繆弟憐其貧而遠來胸中殊有霧氣未易披豁耳葉氏兄弟稱平昌機雲豈能遂詭下神師耶繆生有表姪吳問奇亦俱來此生霧氣彌重矣西安有鄭繼宗者小佳可稱山間中騏闆其曾受記先生果不

與姚元素

作西遊得詩近十首都無佳語第胸中有氤氳氣筆下不展耳因想年兄詩作證昔覽過皆忘之幸不惜記室手腕也海濤惡甚去人不歸坐此殊悶悶然非此物不成西山覩謂之善人之資亦可兄怵無煩出暇或過一譚然宜先見示恐別從老衲尋白雲徑也

與王思延

如吾丈胸懷自當將壇亦自當詞壇無所不佳名山之樂丈則得矣誰為呼吸百萬者令弟自是君家士

龍每展其詩札大快然札中如鹽鴂狗吠語宜少出吾輩如作第一流人不當於口舌爭長耳有便不惜德音春前在西湖春後在長安過此復索我於折腰處矣

與袁中郎　　　一

山海之役風濤大惡歸而棲遲西掖門外十五日乃得風恬而南中間快意事僅湯泉盤山與作西山游九日而巳居城西幾欲通八行門下期作一長夜譚恐復爲煩又絕不通於貴人長者遂亦忍之坐蕭寺

每手大集讀一過如映對秋月下嗔癡盡豁公眞大慧力人也抵良鄉草此布懷

與張巽度

自北方趨歸欲作遣女事日迫一物無辦胙泊舟不敢登岸拜一客痛逸季甚買小船過婁江哭之素業彫落涼風凄涼三尺之繐白晢而瘦者非生逸季也五尺之童攤衰苴杖而面嘻嘻者非子也嗟乎傷哉逸季之才疏活可以千秋而用其全心於業舉一技儻此技與漢策唐詩逸季即未趍霄漢不失登壇之

名聞兄已拾其遺稿刻之又聞坊肆有全稿之刻兄逸季之牙生也雖然弁州富擁萬卷巳等幻塵卽逸季一技何加用我輩寄托之情猶賢於中郎虎賁耳

與陳伸醇

此行以親朋糾纒累日於知巳稍稍一把臂而獨失晤吾兄爲一大恨臨發尚圖過南湖而杯榼之客復至矣無奈與之放舟去知兄情不能巳巳然欲面兄非爲依依之憐正欲得兄要言以爲司南弟行作外吏矣非非謂俗而薄之政苦所習非所用所見非所性

家無生產夙不爲錢穀土田之筭及將作吏政坐此懼而鵠頸凫頸自天分予不能以杞梆爲栝棬兄幸作數語破我此慮弟於兄跡疎氣親兄每有知巳之鑒扶長救敗所望於兄更乞得兄手書古人佳事可以作弟對症藥者此勝萬金方此勝十年讀矣如此可以日日𥌓對卽無今日賠不失也

答朱大復

不佞弟於世間才美亦泛泛交涉如足下腴道略物卓然霞表能復有幾棲鳳伏龍名山自得當世自失

顧如我心何哉付之長嘆而已弟無他材能徒以宿昔傲睨泠𧦬習成傲骨今憂所用將非所習于羔不學穉生不堪兩念時戰政欲乞足下前事之師而手札勤勤見誨神明以啟愚三言以祛惑作不佞大導師矣以此贈貽何啻文繡而復儼然錫以大夫之章羊質虎皮將無受指佩服有道庶其無斁耳

與羅玄父

不佞與足下所分者形耳然亦自今日乃嘆其分攜李孤帆自吳自燕戀戀無言忽然而別忽然而晤又

不可期言之嗚咽豈以柳色傷別河梁與懷得失默證情境偶移亦猶玄父之想玄父貞父之失貞父何可言哉何可言哉檇李而下以消京口遲送遲別互有纏綿佳人佳語指不多屈所以思我玄父也妻兒無恙獨不能忘情弱女兼念張郎足下吳中歸幸一看之吾家老東牀未開大體阿咸又復木雞有關不佞家得失者如吾玄父聞當聞我也虔人徐須陸行抵京得官再聞於玄父夫不佞既動而失羣玄父寧不靜而得理岸上人看水戰豈必辨之矢石風雨間

望之望之

與羅珍卿

自婁水而下漸密之人則漸遠如石門風雨南湖舟帆珍卿玄父與之遞送可勝黯然耶人無常聚如讀古人書見古人則我輩更爲枕席間人也勉之足下湛於文不佞服於官俱是道中事而道外作官智譬則巧我未發弓引矢已知其拙矣倪生事我復發書陳令陳令吳人爲語倪生善作完訃此書自京口發第一緘書書相續我願有聞

與邵古庵

某固非能牲亦畏羊腸此行涉世方始已如冬之涉川泉石之外既以遐絕即欲於今人中堅礪古人之骨而志強力弱情紛道淡私心服膺山翁何敢於名教外自戾初服哉別山翁時中若耿耿未申亦復促促不暇既讀手教深情法語森蔚可鑑不圖古道下照末品鍾情我輩原不敢隱蕩兒戀歸亦非孩倫第念委泥之花墮緻之鳥披拂救護有情所同周處刺虎互鄉覿聖豈以不叅不肖遂無此人僕所以哀憐

提攝置之有歸於我七尺久不相涉南山之桂不聞北山寥寥河漢巳成胡越而俗猶目之詩癡者誤也非山翁愛我照我之眞僕亦不發此論情至得義惟貞父能知貞父耳棲水而下纏綿知交廿日方抵京口嶇嶁關中澗西橋內兩緇衣知翁垂盼爲我加護

與姚元素

舟中如檻猿籠鶴姝無御風之快又復日撫摩病子忽起忽滅它病減病獲纍纍而是幸弟體差强耳讀大明律初仕錄便白日欲臥其中亦有性命之理但

如沉沙之金大貴摸索有良友二人嗣宗詠懷詩與蘇子瞻集疎疎如朗月之入襟懷去長安天上去兄即天上人矣朝報又不聞胸中或有念無異市兒不知宮闕之事兄近意如何抑之相見幾次甚羨德鄰也

與黃九石同年

搖搖病夫下潞河舟二日而一隨行老媼往呼外妻兒而下俱驚病因住潞河五日自京師延醫俱稍起即發舟清疎之風時從船窗拂人遂得小爽亾何一

亾妻之母請侶荆婦而行者病忽作乍浮乍沉纒綿可十餘日藥理多不效至德州又忽謝去慘痛不可言爲之安往撫存又兩日而行想兄念我此時以爲懷抱如何總之人鬼無定門以人治人以鬼送鬼只此兩事搬運日月川之與世相閱多矣葢不當弃付黃生勞勞長途耳此後兩日小暇卽爲尊先公年伯作高保山歌调不得高而存其緒幸太史恕觀之

與許令慈同年

兄巳面劉抑之及吾張家婦翁則弟近情悉矣弟每

嘆只一葉舟而生老病死苦無所不有比米元章書畫船甚似因人或因此悟無生達幻化呼之爲法船亦可耳張婦翁一生廉將有馮唐白頭之感幸劉晉川老師肯爲移浴兵部弟巳力托養谷兄養谷兄想無辭齒牙兄再爲申弟意如何婦翁過此不諧便合種東陵瓜矣

與曹尊生評事

往日自宿遷馬陵山陸行遂與足下左東午日出長安體甚病潞河入舟則舟中病者枕藉入德州三命

邊從其二藏獲其一爲亡妻之母楚慕不可言生庶
因緣如此奇畫痛悼之後翻得廓然區區世上名何
足問也得足下四月十七札子特已受進賢令鑒性
難馴甚虞網羅廣文之計良長知已亦有力勸者弟
忽自念挫光磨鈍調性習事作縣亦佳又聞俗人復
有廣文捷徑之譚恐本懷不副遂定縣計然慮事多
疎簡物違諳律法算章纔展月便白日欲臥始悔信
道不篤耳進賢衝疲郎江右中稱難幸非中消解貎
之地且命黃生幸貞父而行儻得受磨鋸斷還耀光

明風波聽之而已　聖意不回權璫利門四闢莫止所在叫號愁民易亂不患世無事而患世無人其人甚難如足下慧心密理從横智刃何所不佳然道勝之韵於俗亦踈藏身而動如札中儉嗇二字願共持之叔宗在長安妹無歸意落落莫莫渠亦自若吾友有茅水部諱國縉者此沈毅叔時之士足下不可不定交貴同年補汝州者劉君觀文是出匣之劒水陸俱利與足下深契否吾尚有友劉抑之憲寵爲北水部此三代遺直亦宜識之其它不能縣陳也

與陳仲醇

弟非能靜之人而又不敢游戲是以不堪其憂又與叔夜不堪不同今以鍾陵爲伏牛山如兄教且相磨去耳產藥生活妻兒矣感激孫學博是有肝腸人如命致一書圯上授書止一編而兄所教纍纍真是法施然不能無望蜀想也發書政值行日冗冗無序

答李上饒瀨卿

不掛進賢冠空譚彭澤徑卽本身自笑之何得聞之俗人只可與足下言耳句漏仙今尚爲人間愁功名

耶然憐才是吾輩事弟未知太阿入手否耳兩生皆識之而不敢必然不敢委也

答汪秉卿

生平磊砢之氣不宜於官剛直之腸不宜於世而狠側獨行之心尤不宜於縣令有此三不宜者甚於嵇生之七不堪而尚復折腰此間者實念此齊民當此艱會亦姑以試泉石冠簪面目何在且遵仲尼用我之訓未高蓬子卷懷之風耳足下知我者可聞此言聞之倍父必掩口胡蘆也足下近作骨理清勁如胙

而不腴不華亦復如非若御風躡雲更須一番氣色
耳尊公處久缺問矣足下所聞不佞治鍾陵狀當應
以實告求毀言不求譽言譽言得之泛泛者多知巳
非所望也使者返值牙大痛忍痛作書不盡

答項聽所同年

老年丈宏才高韻海内所矚諸中二三兄弟靡不辟
易三舍者折腰作苦兄且不免弟何足言而擎拳曲
跪課虚責有之苦則鍾陵特甚將來不知作何税駕
耳中貴驛騷天下同病我生不辰而逢其艱然敝邑

苦稅而聞海陽兼苦礦稅之害焚林竭澤閉市截商
而礦之害則發掘破壞至於斷地之脉析鬼之骸坑
人之廬舍愁怨易集然有老年丈之慈父以爲德而
神君以爲威彼輩將望風而退而素封大姓必獲
蒙業而安不知賢者於中作用何術恨未能膝席而聆
耳提也弟積懷未申修文多闕而來教欵至兼荷瓊
瑤媿不敢當遠役珍重寧忍不拜東鄉九頓而已上
計時或得無罪請貰酒燕市奉老年丈咳吐之末一
消塊磊如何

與張甥德懋

長鬚先來長夫踵至損帖濟濟隱切才情溢於毫楮僕且喜且嘆吾本拙蹇無遷人之才輒有佳名信意從横厭世俗拘攣瑣尾之態亦得浮謗肰名謗非幻俱從身造即厚者無如簧之口而士人祗執玉之操惟子淵可以付之不較而叔寶便須歸之理遣不當委孟浪於青蠅掩微瑕於白璧也君之婦翁自照不足照人似明豈於膝前而烝市虎言之諄諄爲德懋蓄德養器而已吾生鮮兄弟骨肉少緣一姪二婿並關

五內豈以愛女之深遂傷睦族之誼所示梧兒札更非莊語也至於放意竹林短氣洛陽彈琴讀書之趣皆吾坦所自有要諸千頃之波挹取無盡此言郎遠猶之危寓而已本寧先生與學使者書九月並往先致謝令君者不倦勞苦案牘素辱見憐而仲女婚約更復促促未知定討云何總之患貧耳吾女此時想爲君家得雄矣餐臥健否惟有夢想不牒以供輿人一青衿不足云賀勉矣自玉

與胡玉呂

長安三握手即寥寥不接歸而奔馳中時念玉呂澹宕之韻不復多見每憶足下語我作令法貞父自率貞父而行此應世三昧語舍貞父殆無可率須接伯霖札玉呂小戰亦忽敗不佞固知玉呂之率玉呂世有兩玉呂即鍾子既往伯牙猶可撫琴奏高山也壽太公九十文向已從游河郵致而尚沉之烏有可恨復錄一通呈於太公鍾陵衝疲甚頹廢似秋令日日攢眉庶幾晤對貞父時開口而笑

與馮開之

作令之短長苦樂俱自知眞如啞子吞藥柏葉甘草不得發口行紗帽䇹叉如脫卸傀儡衣冠非我不肖俱不能只可令我作衣冠耳總之通天下大病如病腹心而强四肢就上下論如擁腫其足而流毒脚指脚指不可爲有潰而已鐘陵小就緒而令愈難爲尚思無咎無譽者廣文之途失此一着先生何以點明耶貴元祿幸自先生得之尚未見其人伯霖此時想作新郎氣色爲語伯霖趂此踅天上勿落人間如黃生僕僕七尺也

答樂之律儀部

弟非至人使兕投其角無風而波誠出意外堅瓠中流恃有兄弟輩耳莫非天也達者自當捧腹無奈此揶揄者何不能爲蘧篨便宜作柳黜尚在商確吾兄意念弟固知之非接札而感也推食已惠何况固始薊州耶誰與共此者只尺九疑書往耿耿

與樊灌南少參

把酒江潤殷殷俯仰之感不獨以渭城情深別門下去亦無所得自德安而上沿路巖壑巳而登廬山宿

天池聆石澗之清流游東林之白社雲氣自上車塵自下品泉題雪取冠本山是非人我絕不入於胸懷因思往者帖語刺刺卽無傷乎理猶似饒廣長舌爲陶處士揶揄也別紙述事猶復刺刺可供門下一噱會兄事終始托重公門道尊似知門下不淺可以引手耳帶過往返不知結局何所政以中懷無巳向知巳一吐露耳長安鴻便佇竢翰音小詩不自謂佳以彰別來所得之脊祇堪糊壁更於野店燈下草草書法更不足觀將無以爲簡

答姚元素

今以頭皮試鼎沸中炎涼聽之水火耳道法之至自能通世法弟媿不至此小民之有士大夫人羣之有冠冕弟每見有司以薄冠冕爲高甚怪之何况於廉公而又奉尊教第閭有風波之民亦須此老一恬夷之各致其情盡其道可以對天日而已小暇當過晤但未可定期言念長短亭爲之憮然人生擾擾何巳

與徐玄仗

殿間握手數語照我全我甚眞眞所謂勝我自知也

弟所以不願改步者非能必世無湯火故欲以頭顱赴湯火中如牛山磨練法或得一清涼境耳兄許我否委頌老年伯者車塵中得九首而止此後無閒緒續吟然併九詠亦不必佳政如繪佛不必似人聞寫照第存恭敬供養之像而已素紙書上弟此番長安行不能如年兄之潔卓然故有人緣人不能斷割曰臣心如水則可不媿弟到鍾陵須午月秋冬間有齋可以相聞第恐下李郎幾局使亂髯公氣短也

答朱康侯 名期昌後改字于上

康侯足下僕非有子雲之奇字季長之經術可踞一
座而偶以泉石小佳因緣聚樂犯道家貢高之戒踰
子輿好爲之譏澳顔放論念之汗下然二三君子或
躡屩而至把臂以入接膝嘔心忘其固陋未有無介
紹之見越江山千里之外欣然北面若康侯其人者
而又執有才情兩擅今古並絕孤詣三玄高視千秋
若康侯其人而乃北面一迂疎無當如僕之質質者
哉牀頭英雄屈而捉刀帳下小卒伸而神師足下恭
矣僕則何倨雖然靈心所通神氣攸往延津之劒不

緣左右七聖問之牧豎行陣登於將壇師馬師蟻古人用之僕奈何修曲謹而療高節拘方內之職而閑神明之鍵哉敬聞命矣盛名坎壈高才多戚讀康侯之札令人酸心短氣不欲竟紙然而功名浮物如雲集虛文章有神如虛現明明即不晦虛亦何關能學衆生即可以學無生能了一劫即可以了萬劫高明之病政在畀覩衆生愁纏一劫耳僕願康侯以片心自照以千秋自堅以文字爲照中之影以榮名爲千秋之一瞬而又勿以曠遠之衷作夢幻之見何者物

聚有情無情則無物吾以假往欲彼眞應譬以假貝而市我清淨安得作說難之篇草不遇之賦如古之不道文人也僕言止矣它山之石足下存之若以僕之言還而自照則膚文不成虛負歲月折腰一吏性習齟齬而又人情山川綱目可畏如以破舟行風濤中青山白岸望之茲然此不敢具陳爲康侯攢眉也僕書法原不足觀以足下偏嗜輒爲塞委以往一緘七扇螢之掌記腆儀珍貺來自千里不能不拜不賦之報有媿木桃素業小佳於中微有江右習氣足下

自能鑒別耳使至僕方還官萬冗如塵强作此答情話無緒以俟風便

答同年阮堅之

入覲特於桐城城中酒肆中燈下草一書以前有相士有支醫生書三封而今幸得兄手書夫兄郎雞骨乎猶坐安流觀飄舟而弟今則以破舟行洪濤中寬吏議已幸而足下乃嘲我黃金壐書安得不長者之言而稱之然堅之出且迫天下人屬目經綸弟頗思西湖西泠之水不得飲姑煎苦栢作飲實羨串層賢

陶彭澤一輩人也

與羅玄父

自玄父下第僕如有失非愁無此物特愁日亦多情累耳文叔才勝於情于王氣饒於理俱不如玄父之骨理自溢性當其王時似少結束裁練要之靜妙則動流不在我者拔山之力無爲也我之能解廣陵亦服廣陵之能解我波澄水見不若無波之鑑也向苦勞瘁未若今日之甚生來臣虜何逃於天所喜者此心無受玷處玷則時時有之朝暮焚香自證神明眞

不可欺如其內疚不能自署卽善何必見閻羅天子也往者聽訟深夜以省後來伺候之煩今僅起更而止然亦與之了事酒原自不醉今竟絕不飲惟退臥時飲大都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可使知非有邪種政猶乳母竭乳以飫饑兒饑兒吻渴不知乳之已竭亦未嘗嗔兒之不知亦不能使兒之不知乳也其言可語玄文耳梧兒近稍知讀書意味較前小佳亦恃雲翀以慈爲嚴引之登程耳毋見太夫人面似小有火氣火宜靜亦不宜鬱稍引以淸淨想如樂事過動

亦不佳人固有受病處創業人一時難靜也鍾陵父老子弟相見無恙荆人亦靜好總之甘苦不涉然亦時念太夫人起居囑筆致意錢塘朱父母應中貴意甚佳未知徹尾何若然骨氣自佳曾與之言玄父想當俯躬也家間事不妥者多僕不能厭其意亦實自嫌凉薄若奴子有害事者政不可不令我知兩堦皆佳而張特甚尚憂其氣短耳如親近玄父玄父應教之

與湯若士

客歲從計吏後幾掛文網而幸逃之今且帶過還官鍾陵之山川人民亦幸無恙與之相對面目差强然猿心不調龍性不馴晨朝薰煉北於初祇頭陀未知遂成活計否也先生寄託風雅游泳天性郎三公不屑而往在京邸猶聞刺刺唾天晝水何傷太淸本寧先生聲辯如雷今亦若此此足添泣麟哀鳳之嘆耳聞太公康勝如昨仲季絕倫長君不忝先生懷抱空闊政不必學無生誦逍遙也居此冗冗何時得春世外之譚積過流聽想如蚊聚深愛如長者何得不一

相提悠悠世路何敢他望不腆作淨水供想在垂鑒

復鄧遠游

不佞弟落拓書生耳於詩若文亾當亦不習爲吏吏而耦時㽞不習顏獨美服吾兄動刀操管並擅千秋而塵勞束身秀水燕山覿面相失至今耿耿今者聞吾兄嘔竹林之血即不得從素車客伏拜几筵亦宜遣一介展一束之敬而會督學公青衿之役紛紛逐隊輩纔得息足而翰雲先施不佞于是乎無人禮矣筆墨非佗漸就疎冷巖邑二三瘠人挐血心付之匡

扶不給仁兄麥我而謂我輙觚從政不知觚翰輟我巳久也村夫俗子亦時露古人之眞媿我此意未徹進負循艮退慙文莚論至此不能不妬羡遠游耳客從三吳至者誦神明之聲萬聲如一觭嶔從何而來天高壓落還着本人兄無受處暢矣暢矣讀扇頭詩令太史玉管失色何况俗吏謝教

與吳伯霖

近奴子歸奏記足下自陳治鍾陵狀略具卽筋骨日勞而血心一片日就淸涼然日日爲好則日日有遲

此自家神明不可欺總之心與事理無三條一不安則俱不安此與世俗不涉也仲初竟爾泉下生平豪舉何在每一念廿餘年事彈指一息含毫作狀更自耿耿不巳生平文不佳然不能爲臾言以重不安又於案牘旁午中偷忙作開狀成草草似於仲初氣魄不遠今錄一過送足下或生志不㤀之感第讀其郎君所艸行畧半不通恐其添註掩面便非我輩生死交誼託在足下耳篋中如水媿不能多助稍可備行舉之具而巳仁仲再生緣併寄去一涉情境便自有

黯然處直須付之川上

與詢法師

京口非但分南北地之想亦成仙凡之界然離情與道情固自兩相照也小児與玄父書口傳劉司成語甚我哉然司成何以無復書也考選疏上未得旨僕輩尚作在家出家人若從此陶汰名心熱想與入林無別上人試便中寄數語作清涼扇子也華嚴徑是吾二人虎溪栽竹種松他日可便放參散步如何

留念留念

答沈孺休山人

六月頭岑岑暴下忽得公書與扇上詩讀之如登清涼一片石也客才過馬卿以鍾陵爲臨邛則不能清虛日來倘得與門下分之海鷗何事相疑耶公旣坐紫閣中不佞且趍歸作轅下駒何得相從作破竹之譚婦雖醜有眼有鏡公幸勿以德政 我

答楊蘇門先生

自慈父旣逝嚴師漸遠本非負才實具介性往往以林中之骨處官下之身信心横口時或不免三徵師

訓惟謙惟默養德應人眞引津之慈筏斷魔之智刃有不感泣佩之者非人也詩扇奉揚仁風精葛僃服下體豈某薄劣所能仰承乃吾師融融瑟琴自出天性求仁得仁某則何與尚辱記存彌彰誼篤矣奄人之變自楚而吳江右景德鎮小小見告矣儻主不輸臺不能不伏土崩之憂一令碌碌何得不飲氷也某奉職無狀可聞惟朝昏置一册禪前以所行得失用黑白圈紀之內照難欺不必過吏部堂而知其非自爲束身法亦不敢不就正師門也

與李碧海同年

薊門帶過而還兄亦即馳驛行甚不能暢懷兄天際人念弟折腰地下之苦具荷慈惻所諭騁譲眞弟兩字符然弟方求明本無可先人任質違世遂爲俗人所揶揄乃自照一念實不敢諱而忌醫也抵鍾陵朝暮自檢磨頑礪鈍覺自有酒然之處凡拂意之境皆吾良藥案牘大有精義而生平誤認以爲必詩文而後大雅厮養輿隸皆有神情而平居高論即衣冠凡流不堪與居此學者大病弟爲甚耳因兄愛念故及

之請教不則亦揚露之故態也又鉄候敬附使者由意拙刻誤爲門生刻之僅可奉公子一覽不腆非貪泉可酌也

答門人劉文叔

劉生亦復草不遇賦乎士自有年芳蘭在室藝藝愈芬三年之間潛心博物如駒馳耳僕才不踰文叔而家貧舌耕又往往以浮名自累一行作吏詩書之業俱似已陳間以隙明從事心眞慮疎與物無競而不知物之自作亦自照學術之窘彼流俗人亦何言哉

吾邑李廣文歸自道飛語與足下問悶之氣非知我何以有此然不佞自帶過還官以來無善可狀而晨昏自勘無片刻下血心一段持此方而非譽聽之凡風濤之來足驗舵力僕豈獨無尤且實得此蕭條之益此可與足下言不則又似飾語也臨别所語豈其恡之乃屹然者固自有所受耳毛陳二公垂問情至何得令人不感然僕之疎候此兩公甚耳其敬文叔當不由我亦不可不知感也

與徐玄仗同年

與兄作長安別音耗杳然每念隨兄入朝時墡陛間
語爲之惕惕然弟自帶過還官來不敢存一希世保
官之念亦不敢以前事過爲谿刻而弟之疎心淺慮
自行磨勘無日不有至於血心一片付之百姓不敢
不自矢每聞昔有名僧以黑白棋子自記動念之邪
而不佞弟做此法朝昏亦白爲照勘置一籍座前焚
香而以黑白圖筆記不必過吏部堂而知其非下等
時神明最不可欺凡寸心得失與世上人毀譽不涉
而誠則自動不精不應此亦與世人無涉也弟近况

如此無善狀可以稱述知兄念我故相聞它人非過來山路以我爲迂套語也弟意以　國本不定中使縱横所在見告方今不論尊卑内外之官必以固結人心爲事以防土崩之勢而一方人心責在州縣爲此時州縣不亦難乎如兄實心經世弟媿向來知之不深以此論相知之難兄今更識幾人否銓衡以衡人爲治世第一義况如兄者而值此時乎水部茅蔿卿兄此精實用世人也兄深知之乎奏疏一冊附覽

答鍾秀才汝頊

僕兩入南浦十之八九馳謁上官一登滕王閣而巳無暇可共足下語來札入山之深此政獨味自賞然不可令著草衣木食氣細觀諸作俱識勝於氣理勝於色微朗所自有綬弱迂疎四病時時見之夫世眼但覘氣色耳今使神僊不紫衣霓裳玉簫金管便如枯形江畔漆身橋下安知其爲忠烈真義人也壘于之文但不宜詭遇明珠珊瑚未嘗無色澤衣褐懷璞安保其無刖足之事足下其猛自奮之乃千秋至論不專於此道求之

復湯若士

自居此勞勞居諸無從一闚發覆之譚得一玄翰如天花之落人間言不盡意慕以之生豈以先生書詞為濃淡淺深哉人生何必接膝但盈盈脉脉之嘆古人亦不能免浮游塵埃中不能不思蘭房蓀谷耳屈指交難豈言可宜鍾陵無狀李廣雖願以身當匈奴終不如管平之方略今之方略又復異此嫁郎巳久尚不能知舅姑之色妯娌之懷何從得稱孝婦但井臼之事不敢不竭耳先生謂我有官方耶所望於先

生者藥方也政雀鼠喧塡時得牡丹亭記披之情魂俱絕三昧遊戲遂爾千秋乎妬殺妬殺

與劉柳之

江右進士厄如劉李輩諸高才俱不第可恨只一王辰玉快天下丈士耳此兄情性甚佳而不必去世法爲高眞難及也張養初忽肰暴病攸政弟行時可憐可憐志動氣如此作事安得不傎會託兄賀沈座師生月會投否東霍公又西方矣人命無常弟行時會別雲棲師此公云做官時當念無常迅速四字弟毎

歎其言以爲此語作吏土西方一大公案不敢不獻於兄吾輩作事毋求勝人者認暫作常耳礦稅不報罷冠婚不即下諸內外官多滯缺恐天下積此愁結豈有不潰之疽冠婚事惟閣師與儀部爲急耳何以妙回天手也

答門人陳茂實

竟不知足下有尊公廬居之痛第爲足下扼腕不逢此僕之疎也今時作吏殊難作俯仰俗吏又難其不能爲俗者政是道氣未至耳清霜皎日僕則不能然

定不忍下負民內負心亦絕無尊官高名之想朝夕自勘才諝所不及者甚多足下以朝論大白爲慰當未白時爲我著煩惱耶此海鷗鳥何足介介然所以致亦吾儕直心之過遭此小魔尚不能更故吾拙可知耳廬居所讀何書覽來札與文知足下清深有詣然天下有書讀不盡文須流艷方可令雅俗兼受如足下不憂不雅也

答唐美承同年

西湖去西江已千里去閩又隔山幾重矣萬山中寫

琴有餘著書自適此政吾年丈作仙令壼弟所居壇石一拳四壯六轡不絕於道日日折腰無從向妻兒解笑庶幾日勘寸心可下見田父上見　玉帝而已鴟梟化爲海鷗弟則不能亦時有爭席野老矣虛舟不繫亦何墮落之有此年兄以可喜作可憎不自知其美耳王相如少年紫衣便欲高視詞壇其人故不俗惜乎此方人俗無與周旋者耳丹鉛草筆絕佳報之以微言與詩扇此楚人以惡草進也勿怪

與方子及

不佞某強作解人事多不解毋從諸公請先生神明有餘景行未能人固有量耳文孫何自脩然以去先生夙證無生何難破滯耶雪山大士於久遠刦前成道六年而證大菩薩位是先生今日名州豈所以覊大賢耶不知車騎之入章門屈指當有承箸日乃辱長者先之讀扇頭詩如明月之珠豈衣䄂者可懷志書見龍門一班羅綺羅經種種俱珍出自先生者何得不拜按臺按部有日定圖一摳承以暢臨江酒酒之樂

復姚元素

自別吾兄抵家即帶罪還官心神勞勞何足陳乃新淦往事弟已付之海鷗而一念自刻自礪每自喜得此兄之益然不敢以語人恐不情也弟自到官日做古人磨勘法晨昏以黑白圖自記其行事之佳惡而黑勝白時居多若內暢情性外合時宜一月之間得日無幾作官何如作秀才之樂弟嘗嘆息官復不佳營營得失非譽之境盍自苦耳吾兄立朝正色海內正人莫不誦仰彼胥人者寧有極耶至去就間萬勿

先設意設意便有錯至人卷舒自如未敢迂談柳惠直道蘧瑗卷懷吾輩持此道亦不難知吾兄卓爾有餘金不避火柁不避浪吾輩安得避人耶直指道中之契不可知似亦我知者亦仍恐其入文字解弟生平未知其知與否也蛾眉見妬在作令尤甚弟可保不妬人耳部人服或有之而未必悅何者一切世情依違處未適也伯闇清和貞勝何得與彼輩同調抑之長於伯闇者下人耳伯闇生平不非人其所長亦其所短也然心朗而氣强巨源容數輩人是爲難事

弟淺露近稍自抑然迴可見臨快事不能不閃目光一道耳兄應笑我也

答林子眞

王相如過得讀門下迫起篇情癡集眞所謂好色不淫怨誹不怒者情深骨雋有翩翩一世之槩知足下博負不但稱詞場上首如不佞者何足復陳書生之長巳往俗吏之拙方來六時案牘七尺傴僂滿眼狐疑自覗自得抱鄧禹笑人之嘆有田光銷亾之感子眞何所取裁勤勤見訊雲箋錦詞千里相懷令人媿

疢至以制舉義遨好惠施假冀皇甫不佞益媿非其人讀二序中一曰湛思一曰體備諸家二語巳足以盡子眞大都子眞才情之美尚似未暢細展之則子眞詩思清入情凝一綸尨有獨詣而制義小遜者政嫌有備體兼勝之念耳今欲子眞不必湛深不必兼備淵然而停泠然而出取其如心稱題而巳功名浮物不足爲文人重輕精之至者萬物自動諒于眞旣見推許不敢以爲未同聊貢此語作攻玉之石一府三刻似非尊致壇石無長物可獻者止此臨楮神往

與門人張祿生

僕本癡人對足下偶一披露譬猶頑鐵而媚磁石鍳
固無覺乃足下尚存之胸臆以虛衷吞納千古公車
義何足言哉瞻大士像是普門現身妙好不止筆墨
焚香供奉奚啻寶珠瓔珞直百千萬耶諸器見貽者
又種種清美如此受想幾窮色味安得五蘊皆空也
其附使者璧者折腰人不堪衣服耳一笑别去無日
不紊塵心緒艸艸玉笥序此三日間不得了便須元
夕可報命如足下之才不脛而走僕言何足重輕耶

世說序刻勝於寫筆不勝刀如此松石紀奇甚恨不得過瀟湘一弄也

與宋化卿

初別雲棲師口授日念無常迅速四字似未親切今復驅馳半歲間所聞老少親朋每有彫落人生非金石不知千年譋安在妹可嘆息弟本拙直夙奉教君子不敢有隕墜而世自有法宦更有途非我輩知解所及然亦知解之未至非非世法之罪兄靜裏諦觀與案牘吏面目自别何以提我也八月得吳伯霖書傳

岣嶁山居爲李十老發三可憤事是真可憤名山是公物岣嶁山人於中亦有小致安得令作餓鬼且使山人子無墓上片石可以駐足僧人之賣祭田祖樓居益非也今惟兄與伯霖爲主議田仍與僧作享墳必十老作主上下樓閣請名僧如石公輩居之而聽我輩往還其蠹山之僧逐去可也樓閣想就壞須更爲修築其上尚有山數十畝係祥公者尚應買之使名僧佳者可以小取薪水送日弟卽貧如兄倡亦共爲之如何爲語李君山河皆幻而況樓居但子孫於

三尺土用不幻字著也勿悲勿憤惟平和處之自有安頓處矣雲棲師古翁長孺諸善知識為謝塵中人不遑一一啟候借照道力而已

與馮開之

鍾陵無佳山水郭廬井邑似朴似廢瑟然如秋而車馬所過如風雨賦繁而訟健有巫馬戴星之勞而無庖牛奏刀之捷黃生而目幾不理矣恃有寸心不瘺無負先生之教而世態朝晨則聽之耳兩峰無恙不發先生東山之屐第倉虜方扇而閹璫四擾仁者能

無念茲蒼生也

與毛肖寰

引領門下高鳴朝陽矣不意乃有太公白雲之篤天故逞仁者廣施宇宙中耶門下淳風扇物明德覆人鍾陵士民所在尸祝不佞辱門下耳提筆授斤斤趣之亦猶壽陵之步貽笑郢郎第此念不晦倚明教而行如盲人得杖或少蹪顛或亦不自知落坑塹中也鍾陵佳士賢大夫不出門下所鑒賞僕初試未理隨有兒解之役而諸公無寸札爲煩者其高節可知矣

差賦之苦甚難重以內監馬走如騖未易蘇息剖妻劫盜之風未易衰少幸門下餘教浸浸不大作無良耳僕自媿面目未理每一臨接父老輒稱召父在前難爲杜母也此非佞語即門下亦自信之矣歟寧一吏救過不暇未能越津作素車客仰慙太公遠甚孺子不腆之章佐以生芻惟是明旣在幽以通家小子追趨後塵庶幾鑒而享之即門下或不麾之帷幙外耳人苦不自知不肖自知拙踈人亦不肯言門下有見有聞不妨詳敎受不肖即所以受鍾陵天匠門下

未遍九垓之澤斯亦仁漸桐鄉之碑也嘱付𡃭付李生光元貞雋異才陶生僅一見未見其作如此戴星之勞遠孫彈琴耳

與吳伯霖

不佞自抵鍾陵朝昏案牘加以疎宕之性車馬驛騷民貧而輕訟俗陋而弛體即曰因之爲便而頹廢良多專闗紀綱者不能爲之一刷光景未新而面目已瘁郎三月前故吾不得復矣每自嗤自鄙攬鏡而笑以爲黃生風雅伎倆於此頓盡彼橫槊賦詩息馬論

道者眞英雄哉此間有李生光元眞雋異才南新有三名士可與語士大夫多持名檢頗相信重不佞初至即僉解糧大役而無片札至者甚重其風縣諸生不佞遇之頗隆亦未敢有私請也千秋之業足下宜爲政此時亦應調劑戰具作金門客毋爲我輩俗吏俗吏但有減無增倘寸心不到民間僕僕拜迎轅下此眞牛馬耳親朋中此時有新聞見否寒風侵人遣迎妻兒無追作長書稍於夜半起了之足下不妨詳示毋如我略也

與袁中郎

七尺何妨也拜人此足下别我詩毋一折腰思此語如飲清涼水獨無奈彼貂璫人亦横議此郎不得行亦短氣矣今與之見非賓非主非上非下今自爲賓而彼自强爲主此禮叔孫通所未及論畧之足下當一噴飯然事至此將來恐有東漢范李之禍如其不爲范李者便須有回天手不然又下一格矣從貴同年吳紫郊丈得手書大慰此君質茂人也弟居進賢善不勝罪勉强趨善人之途或可作庸常人耳時事

不測或至作拂衣人不至見笑袁公也敝治無奇產有名士李光元者能古文辭此眞後來之雋命之謁荆州幸以堦前地引之

答阮堅之

弟方幸爲鄰封下吏可得奉事江表仰沫承流不謂吾兄乃嘔竹林之血獨恨不佞作車塵吏不能從素車客泥首慈靈耳南州瘠方而鍾陵衝疲特甚調劑爲難睇視四封無非蕭索而近復困之以貂璫之宮括賦吹毛不遺餘力彼且動挾至尊所在愁氣而近

更欲儼然議禮嗟乎伴逌不肯斋泰申屠見幾而作

我思古人何寥寥也悵結外方兩游先生書二封幾

作殷生以賴今幸附上敝治醫生以爲魚腹亦一奇

緣

答王百穀

進民不足甚而今又不及以不及承不足强項折腰

俱難爲黃生瘦矣而進不肥甚憐向者不乞一令廣

文可以藏拙所諭三痛哭者靑衿頗以寸管柔來之

白雪客甚稀所患阜貂中消爲政不樓刑不已憂不

獨進賢令也鉛刀鈍矣何從乞運風斤而先生謬稱之耶左轄公待下吏不薄想由先生吹穡一言勝桂下百刻矣丘君奉先生札不能謬爲恭然此君微聞進之瘠能寛令貧也長葛佩先生緇衣之好而鉄然未報不敢以春風夏雨相往耳適直指按進進令趨謁諸當途草勒以復此時想公南有池亭如望五臺清涼山矣

寓林集卷之二十五